

(十五)

情境怎樣曲折而溫柔地說話

——以村上春樹《1Q84》的一個章節為例

作者簡介

村上春樹(1949－)，日本著名小說家。1979年以《聽風的歌》獲「群像新人賞」，被譽為日本「80年代文學旗手」。作品包括《1973年的彈珠玩具》、《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》、《挪威的森林》、《海邊的卡夫卡》、《關於跑步，我說的其實是……》等。《1Q84》三冊，是他在2009至201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。村上春樹作品的中文譯者不少，較著名的有台灣的賴明珠和中國內地的林少華。以下引文採用的是賴明珠的譯本。

《1Q84》簡介

這是一本內容博大、結構複雜的小說，以天吾和青豆的戀愛故事為主線。他們從1984年穿越不同時空，到了1Q84年的新世界，其中充滿神秘、懸疑和驚悚。在新世界裏，天空上掛着一大一小的兩個月亮。小說的內容遠不止於戀愛，還包含宗教、社會、政治等元素，充分顯示作者的寬廣視野。全書分三冊，第一、二兩冊的內容分別從天吾和青豆兩人的角度雙線平行發展；第三冊更加入一條從牛河（另一小說人物）的角度發展情節的支線。

這兒選作賞析的是第三冊的第21章，記述天吾到醫院去處理父親的後事。

「情境」怎樣說話？

男主角天吾現年三十歲，是個為準備升大學的學生補習數學的教師，同時也是個作家。他小時候，每個星期日整天都要隨父親各家各處去收取電視費。他討厭這種生活，於五年級時拒絕了這件工作，從此搬到宿舍生活，獨立求學。這正是他和父親的關係比較疏離的原因。

他的父親長期患病，由於母親早已逝世，照顧父親的責任自然就落在他肩上。這一章的開始，是他在凌晨時分接到療養院的電話，知道父親去世了，所以必須在天亮之後，趕到療養院去，處理父親的後事。

天吾早上十點半就到了海邊的療養院。兩位他早已認識的護士出來迎接，馬上便帶他到安置父親遺體的小房間。在那裏，他先看看父親的遺容，也和醫師談了一會兒，確定了父親的死因。然後，天吾和田村護士到了餐廳，商量一些跟着要做的程序。由於天吾預備暫住這裏，所以，他又被帶到父親住過的病房，即他父親度過最後幾個月的房間去。

在這二千多字的選段，剛喪父的天吾在療養院中，除了已死的父親外，共與三個人接觸：兩位護士，一位醫師；而場景是療養院的不同地點：療養院的大門、安置遺體的小房間、餐廳和病房。

同是療養院的範圍，卻讓天吾有完全不同的感受，我們可以由此看到「規定情境」的重要性。藉作者非凡的文字功力，我們「看」到，「聽」到，「嗅」到，「觸摸」到，於是，也「感受」到不同的「情境」變化。

（一）庭園裏的陽光

在初踏進療養院大門的時候，作者着意突出初冬時候「溫暖的陽光」。

「慰勞快枯萎的庭園芳草般照射着」是主觀的比喻，「一隻沒見過的三色貓在那邊曬太陽，邊花時間仔細舔着尾巴」是客觀的白描。而兩者相結合，便讓讀者有一種溫煦和諧的感覺。於是，兩位護士的迎接和「輕聲安慰」便能和環境非常配搭。整體來說，這氣氛竟不像跟死亡有些什麼關係——或者可以這樣說：死亡，本來就自然不過，它不是什麼叫人哀慟得死去活來的事。

（二）小房間內的不真實世界

假如外邊的庭園芳草（儘管「快枯萎」）和三色貓的所在是個彩色世界的話，沒有窗戶的小房間便是個黑白世界。它是正四方形的，很規矩，「簡陋樸素」而「嚴肅」：白布、白牆、白菊花，在日光燈的照射下竟顯得「白」得不夠真實——無怪乎天吾靠近父親的臉時，「也幾乎沒有已經死去的真實感」。

真實的世界是彩色的，所以，當發明了彩色攝影，讓攝影藝術更能「紀錄真實」的時候，世人曾經以為那個進步是毫無疑問的，這也標誌黑白攝影時代的結束。可是，今天，只要走進任何一個攝影展覽場地，我們都會發覺：黑白攝影仍然擁有自己的位置，甚至很受一些攝影藝術家歡迎，完全沒有給取代的意思。黑白照片的「不真實」提供了恰當的距離，方便我們去創造與「真實」相對應的世界。而那些由不同層次的黑、白、灰與光影塗抹成的線、面、方、圓，一如這裏由輪床、白牆與蒙塵的舊鐘所構成的別樣「不真實」世界，反過來更能引領觀賞者去理解，去審視我們習以為常的「真實」。

小說的主角天吾，就在這樣的一個「不真實」得生死難辨的小房間內，從醫師的口中知道父親死亡的過程。那位先是「親切」，繼而「客氣」，然後「有點為難」的醫師，有點吃力地說服天吾接受他把其實「死因不明」的父親，診斷為「長期昏睡所引起的心臟衰竭」。這個過程多少有點荒誕，然而天吾卻似乎是無可無不可。

既然生死難辨，又既然，正如田村護士向遺體恭敬合十所顯示的，死亡多少代表個人偉業終得完成了，那「死因」本是如何，又真的那麼重要嗎？

（三）餐廳裏的溫熱

餐廳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片天地，明亮的陽光從大窗射進來，「這裏已經沒有死者的氣息了。」

但是，死亡作為一件事實，到底避不過，田村護士要跟天吾討論處理他父親後事的具體程序。

程序雖然複雜，卻都不算難辦。這裏有「熱的烘焙茶」，有熱情而細心的田村護士的妥善安排，天吾的感覺因此非常良好。父親早就把戶口和戶籍遷到這邊來，現在處理後事就不必從太平洋海邊花幾個鐘頭跑回市川市去，方便得多了：「簡直像一開始就知道會在這裏死去似的。」天吾不禁更佩服父親對自己死亡的周到設想。

死亡，竟然是這麼稀鬆平常的一回事？

（四）病房裏的想像

病房，這是他父親度過最後幾個月的所在。床單沒有了，棉被和枕頭都沒有了，留下來的床墊只剩下赤裸裸的條紋。衣櫃內沒有衣服，書架上沒有書，簡單而空洞的房間縈迴着的，是藥品和病人的氣息……。

可是，就在這兒，天吾突然地，不由自主地，想到他戀戀不忘的青豆。

因為，他打開窗戶，讓空氣換新，讓陽光曬過的窗簾隨風飄起。

一如正在遊戲的少女裙子般搖擺，這是活躍的生命姿態。不久以前父親撒手而去，現在，青豆沉默地緊握着他的手。只因為，他以手打開窗戶，讓窗簾隨風飄起。

一從曬過陽光的窗簾飄起，這世界就完全不同了。

作為角色的陽光

因此，在這個小說片段中，在主角天吾之外，原來還有一位貫徹首尾的重要角色：陽光。「他」先是陪伴着天吾，一起到療養院；然後，「他」擁抱着三色貓，讓牠沐浴着溫煦的感覺，舔着尾巴；「他」也見證着兩位護士熱情地迎接並安慰天吾。

可是，當天吾被帶到停放父親遺體的小房間，「他」卻給摒棄在外頭。本來由「他」來照明的責任，只能讓日光燈接掌，於是，小房間內的公事公辦和荒誕的「不真實」，是與缺席的「他」沒有關係的。

終於到了餐廳，久違的「他」可以亮相了。作者用酣暢之筆描寫「他」重新出現帶來的變化：

明亮的陽光從面臨庭園的大窗射進來。天吾踏進那光線裏，總算鬆了一口氣。這裏已經沒有死者的氣息了。這是為活着的人構築的世界。不管是多麼不確實而不完全的東西。

儘管生死之間界線模糊，儘管真實的人生有太多的缺陷（不完全），但是，只要是活着，一切還是叫人愉快。因為，活着的世界有陽光。

因此，即使到了病房，那裏由於父親曾經住過好幾個月，藥品氣味縈迴不去，但是，只要陽光走進來——甚至，不必陽光自己走進來，只要是「他」曬過的窗簾隨風飄起，就已經讓人感受到另一個世界。

陽光，就是這樣曲折而溫柔地，在療養院不同的空間，或以缺席，或以在場的姿態，去顯示自己的性格，以溫和熱，以屬於生命的色彩。

假如這二千多字營造的是個戲劇天地，在療養院這個規定情境，「陽光」這角色實在塑造得生動活潑，叫人難忘。

女主角怎樣「上場」？

在死亡的氣味還殘留着的病房，天吾打開窗戶，空氣變換了。「窗簾隨風飄起，像正在遊戲的少女裙子般搖擺着。」這就讓天吾忽然想起青豆：

現在如果青豆在這裏，什麼也不說只是緊握着自己的手那該有多美好。

於是，天吾整個早上的心境完全改變了。

於是，讀者的心也馬上改變了。這個突然出現的青豆是誰？

窗戶打開，進來病房中的是日曬過的窗簾。是陽光與新鮮空氣。是生命。

這位青豆大概也是個充滿生命力的女性吧？

這位讓天吾有如此美好感覺的青豆姑娘，究竟是個怎樣「美好」的人呢？

能夠讓讀者有這樣「美好」的想像，當然是村上春樹寫小說的功力。

當然也是陽光作為「戲劇元素」的功力。

延伸閱讀

村上春樹小說這些年來早已很「紅」，一些學生或許已經讀過，所以不必特意介紹了。不過，村上春樹的「非小說類」作品其實也值得推薦。《關於跑步，我說的其實是……》就很可一讀。他 2009 年的著名演說〈永遠站在雞蛋的那一邊〉尤其重要，也常被人引用。這篇演說很容易在互聯網下載，教師可與學生分享。

教學建議

我們已經讀過〈靠窗的男人〉，也藉它明白了「規定情境」是怎樣的重要。

藉着這《1Q84》的片段，我們更明白「規定情境」在小說和戲劇等敘事性作品中，可以怎樣發揮更大的作用，可以怎樣影響作品中的人物。

在小說裏，天吾是如此這般地，在這個早上，第一次想起青豆。

學生也會有不同的「第一次」經驗：第一次上學，第一次乘搭某種交通工具，第一次玩某種遊戲，第一次到海洋公園或迪士尼樂園，第一次和這個人相遇……。這些不同的「第一次」，是在怎樣的「規定情境」中發生的？

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進入回憶（教師或許可以先來個示範），然後，學生帶着具體的感官記憶、感情記憶，跟小組組員分享。

讓學生享受這種回憶和分享的經驗吧！大組報告是不必要的（效果也未必好）；至於是否要繼之以寫作，就由教師因應情況決定了。

備註：由於版權關係，未能提供《1Q84》譯本原文。

附錄

這兒選作賞析的是第三冊第 21 章的片段。節錄範圍由這幾句開始：

從千倉站搭計程車，到海邊的療養院時是十點半。和前一天的星期
天一樣安穩的初冬的一天。溫暖的陽光，像在慰勞快枯萎的庭園芳草般
照射著……

我們隨着會讀到天吾怎樣看到曬太陽的三色貓，看到迎接他的兩個護士。

也會讀到天吾怎樣進入沒有窗戶的小房間，見到父親的遺體。然後是他和醫師的
對話，以至離開房間，到餐廳去。

當然，小說原文不會像上面的分析般清楚地分成「庭園」、「小房間」、「餐廳」、「病
房」等小節。但是，細心的教師和學生很容易地就會把這流暢可觀的作品讀得明白。
而且，還可以在不同小節的轉折之間讀出一些人生感慨，以至對生命和人際關係的無
可奈何。例如在天吾選擇離開小房間到餐廳去的時候，有這麼一段：

「要不要讓您跟令尊單獨在一起一會兒？」田村護士問天吾。規定
是要這樣問的，所以就這樣問了，聽起來有點公事公辦。

「不，沒這個必要。謝謝。」天吾說。這時讓他跟死掉的父親兩個人
獨處，也沒有特別的話可說。生前都已經沒什麼話說了。死掉了也不
會忽然生出話題來。

又例如在餐廳一節的尾段，天吾從護士口中知道父親早就為身後事準備妥當，不
由得不佩服父親的設想周到。然後，是：

「真的是。」護士說。「很少人做到這個地步。大家都以為住在這裏
只是暫時的。可是……」說到一半停了下來，好像要暗示接下來的話似
的，雙手安靜地在身體前面合十。「總之您不必到市川去了。」

兩次轉折字裏行間流露的人生況味，都很值得咀嚼。「人情」感觸和「境遇、境
地」的變化從來就是互相滲透，彼此影響的。我們這兒借用戲劇的「規定情境」來賞
析小說，而「情境」，不同於純客觀的「環境」。村上春樹在場面轉折處安排這兩次感
慨，因此絕不是偶然的。這個補充，對我們進一步欣賞原文，希望有點幫助。

節錄範圍的結束句，就是：

現在如果青豆在這裡，什麼也不說只是緊握著自己的手那該有多美
好。